多想和昆曲有个约会

如 芸

十多年前，我还在西北的一座内陆城市，刚刚参加工作。无意中在报纸上读到：中国昆曲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为“人类口头与非物质遗产”代表作榜首。

那一刻，我对昆曲充满了向往：那该是怎样一出百转千回的婉约吟唱啊！可是，寻觅良久，在西部那座城市，除了秦腔和京剧，昆曲难觅踪影。

后来，调到上海工作。寻觅昆曲的想法从未间断。2000年偶然在音像店买得台湾导演杨凡的电影《游园惊梦》，当宫泽理惠扮演的女主角唱出“原来姹紫嫣红开遍……”我震撼了，下定决心，一定要看一场昆曲演出。但是问遍了好友亲朋，都不知道哪里可以看到。

终于有一天，和朋友吃饭，在座有一位卢湾文化局的朋友。我问及他，他说恰巧上海昆剧团要在兰心大戏院上演全本的“长生殿”。我如获至宝，可是他又说票不对外，是买不到的，他过两天讨了票送给我。于是千恩万谢，问他要了电话，并再三强调，以后有演出，一定要通知我。

有幸拿到了票，一连四天，每天沐浴更衣后我早早来到戏院。现在多年过去了，我依然清楚记得当年张军饰演的唐明皇的跺脚、蔡正仁和张静娴的生离……

第二次看昆剧演出，是在报纸上看到第四届昆曲艺术节即将在苏州开幕的新闻，于是在网上、114上寻觅良久，但竟然都没有售票处电话和地址。后来电话打到苏州日报又转到苏州市委宣传部，才购得几张，真是颇费周折。我和朋友暂停了公司的业务，坐了火车，在苏州住了整整一周，才有机会观看了北昆的《西厢记》、上昆的《紫钗记》、苏昆的《牡丹亭》……那时我就想，如果昆剧演出，能像电视、电影节目预告那样刊登在当地日报晚报的中缝上，那该多好啊！

在媒体上看到白先勇先生为昆曲做义工八年，“大梦醒来、昆曲尤怜”。我辈不才，也想为昆曲尽绵薄之力——

几年来，几乎看遍了昆剧团在上海的所有演出，也看到了媒体对昆剧团艰难的连续报道。很多昆曲工作者和媒体认为昆曲是小众艺术，观众以中老年朋友为主，这一点我不想否认。晚报上每一篇关于昆曲的报道我都留心着，却不得不说，这每一篇报道都是从剧团、从演员、从剧院的角度去写的，而忽视了最重要的——我辈观众的需求。

其实，每次看演出，我注意到，年轻人和中年人越来越多了，外国人增加了。和他们也作过交谈，票价并不是决定他们是否买票的唯一因素。现在上班、上学压力很大，每天忙忙碌碌，不可能有时间每天去剧院看通告或登录网站查询，等忙完有时间去查，往往已经过了演出时间，而很多老年观众也不善于上网。

演出时间有时也令人尴尬。中秋、元宵等传统节日，国人大部分讲究全家团圆，再忙也要和家人一起吃顿团圆饭，这时候的演出，只好让我们一次次忍痛放弃。

还有，一次打算去奔驰文化中心观看张军的《水磨新调》。下了班，急匆匆赶到剧场却被告知，现场不售票，只能通过网上第三方公司预订。打电话过去，对方告知，最便宜的一张票1200元，难怪中老年观众疾呼看不起！幸亏那天朋友机智，在现场找黄牛解决了“入场”问题。很多昆迷都有过黄牛手里买票的经历，因为一些演出售票处根本无票可卖，可从黄牛手里拿到票进去一看，里面空空荡荡。原来单位买票发下去，却没有几个人来看。

很想，每天工作结束，拿起报纸，看一下预告，能够提前知道什么时间哪里有什么昆剧演出？

很想，我们的艺术工作者，能够在报纸上告诉我们《妒疠羹》是一出什么戏？什么是巾生？什么是官生？花旦和青衣有何不同……

那么，我想还会有更多观众走进剧院、走近昆曲。我们期待昆曲演员对昆曲的热爱、全身心的真诚演绎，而不是为演而演的炫技演出。在舞台上使我们落泪的不是坂东玉三郎扮演的杜丽娘，而是我们年轻的昆曲演员。

《霸王别姬》中，段小楼对张国荣扮演的程蝶衣说：“你是真虞姬。”诚如是，则昆曲可期矣！

凤凰花开的季节

张明旸

在厦门的每一天，都是晴天。

躺在看得见风景的房间，被阳光吵醒，睁开眼，透过碎花窗帘，大朵大朵的白云在蓝天里游泳，鸟儿躲在树叶中讲一个永远也讲不完的故事，风吹乱了太阳刚在老房子上画的画。亲，你还要怎样更美好的世界呢？

在中国学子的地图里，厦门大学是个唯美的憧憬。本就该最为疯狂的年纪，在这背山面海、春暖花开的校园，更是浪漫得不愿醒来。长发的女生、白发的先生、格子衬衫的男生，聊聊未来、做做学问、谈谈恋爱，小心翼翼又大胆追求着一切不切实际的理想。

现世如此，便是童话。

正因为绝大多数人无法这样度过最闪亮的一段梦境，厦大才游人如织。在这里：抱着书的姑娘走过洋溢着老派书卷气的长廊，走进了谁的吉他声里？大男生躺在操场跑道上发呆，洒下的汗水被记忆蒸发。年轻的学子们坐在楼梯上随风翻一页书，心里装着最远的世界。可以和挚友畅谈到天明，却不论明天在哪里；还有那年轻的、不计后果的、不世故的爱情……

这里有一条长长的隧道，但走的人都嫌它不够长。隧道两边画满了涂鸦，是每个毕业班留下的“为了忘却的纪念”。平淡无奇的墙涂抹上了瑰丽旖旎或细腻忧伤的只言片语、天马行空的幻想、跳跃不羁的玩笑……只有未经世事的人才有这样信手拈来的笔触。有将同学们画成漫画还标注绰号的，而且每个班都有一个“胖子”、一个“瘦猴”、一个“沈佳宜”（班花）。有把厦大新新旧旧的房子都还原在墙上的，那是建筑系的手笔。有趁着毕业海誓山盟的，“你我相约定百年，谁若九十七岁死，奈何桥上等三年。”我还看见一则寻人启事：一对恋人相识于厦大，男生背着画板离乡闯荡，约定3年后故地重逢。3年后，男生杳无音信，痴心的女生把自己的故事写在隧道里：“还记得那年夏天，我们在这里遇见，说好再见的，你忘了吗？希望你可以看到我写的，等你回来。”这个故事的问号从此留在我的心里。

又是一年毕业季节，几个即将离开的学生站在凳子上细心描摹。用的是廉价颜料，手法也不甚专业，但他们认真地为自己的青春画上句号。多年后回看，许是幼稚，许是轻狂，却是把最美的时光留在了这里，留在了再也回不去的日历里。以此慰藉漫长未来中遇到的种种，勿忘初衷。

在校园，不时有学生骑着自行车穿梭，从身边嗖的一下掠过，像是在炫耀自己的年轻。高处的墙被涂成天蓝，在灯的照射下晕出一圈圈朦胧的光影。行走其间，如同走在已逝的光阴里，心里浮现出几句歌、有的人、一些事，希望隧道永远走不完，就可以沉溺在美妙的梦中不要醒来。

厦门市树芳名“凤凰木”，长着细密的羽毛般的阔叶，火红的花密密匝匝，绽放得那样热烈。远望如同天边的红云，凌驾于绿叶上，凤凰涅槃般的绚烂。

坐在开往机场的出租车上，司机放着邓丽君的歌，歌声百转千回地飞扬出车窗，飞过那开不尽的繁花、辨不清的绿树、晒不完的阳光，随风飘散在明媚的晴天里。

影视枪械

秦 臻

在观看激动人心的战争影视剧时，作为一个枪械爱好者的中学生，我常发现剧中出现的枪械使用的年代不对。

比如在《亮剑》中，攻打李云龙团部的日本特工队装备的是“注油枪”（即美制M3冲锋枪，因外形极像当时给汽车加油的注油枪，所以被当时的美国大兵取了这样一个滑稽的外号）。普通观众看上去没什么问题，可稍微懂一点枪械知识的人看了却会大跌眼镜。据记载，“注油枪”是美国二战中的一款冲锋枪，只配发给美军及欧洲敌占区的一些反抗军，日本怎么会得到？这种枪唯一配发给中国军队的，是当时正在印度训练准备反攻缅甸的中国远征军，所以其时不可能进入中国本土。这种枪最早进入中国应该是1945年远征军回国时带来的，而真正大规模进入中国应该是1946年随美国《租借法案》装备国民党军队之后。所以在抗战的1943年，日本特种部队装备此枪是违背历史真实的。

那么当时的日本特种部队应该装备什么枪呢？从我掌握的资料来看，日军士兵应该装备一支明治44年式卡宾枪（即44式骑枪）或明治38年式马枪（即三八大盖的缩短型），也可以用德国的伯格曼MP18冲锋枪（即花机关手提机关枪）——这种枪在1932年淞沪抗战中为日本缴获过；手枪则用南部14式手枪（即王八盒子），或者是当时中国军队装备数量极多的毛瑟军用手枪（即驳壳枪），因为这些枪是日本当时最容易得到的，也符合特种部队装备的特点。

再看《集结号》，这部冯小刚的电影以真实的战场场景，述说了解放军九连在解放战争中不平凡的故事。但是九连战士姜茂才（王宝强饰）作为狙击手，使用的那支步枪却有问题。这是支半自动步枪，它的正式型号是“美制约翰逊M1941 7.62mm半自动步枪”，在二战中产量仅几万支，主要装备美军空降兵。而这支步枪的名字并没有在美国《租借法案》的列表上，也就是说该枪当时没有进入中国。所以姜茂才使用这支步枪也是违背历史真实的。同上一样，我认为，姜茂才应该装备一支三八大盖或者美国斯普林菲尔德M1903步枪（即春田步枪），这两支枪的精度都是当时世界上步枪中屈指可数的，所以这应该是狙击手的装备。

但国内的影视剧也不是都存在枪械使用错误的问题，《我的团长我的团》一片中，被称为20世纪手动步枪中射速最快的英国李恩菲尔德NO.1步枪，被誉为“芝加哥打字机”的美国汤姆逊M1928A1冲锋枪，可靠性强的捷克ZB-26轻机枪，还有带有长条的立框式表尺，火力威猛的马克沁水冷重机枪，都是当时远征军的标配，该片用枪得当，可以看出导演是个很严谨的人。

我作为一个“小军迷”，希望我们的影视剧在使用枪械方面也能严谨一些，这样才会让历史题材的影视剧更具真实感。

奉帮裁缝 剪影

李建国

奉帮裁缝又名红帮裁缝，曾经是中国制衣行业的翘楚。奉帮裁缝一般都为夫妻老婆店，集设计、缝制、熨烫一条龙服务。最令顾客佩服的是奉帮裁缝不仅手艺一流，口才也堪称上佳，那些夹杂着宁波方言的普通话成为他们的特殊身份标志。

空间不大的工场间，也是他们的居住地。窗台上晾晒的自制菜干，是他们甬帮口味“广告”，也体现了节俭持家的习惯。

爱美说

花 晖

有段时间没有见到可爱的学生们了，今日班会相聚，望着那些熟悉的脸庞，却总感觉有种异样在眼前浮动，有股陌生感在心头涌起。这是怎么了？

诸项事宜交代完毕，团支书上台继续布置工作。待其身旁立定，鄙人一瞥之下终辨蹊跷，瞬间的惊讶让我不由自主“呀”了一声——团支书原本的丹凤眼俨然已成了结构清晰的双眼皮了！

一“呀”之下，顿觉失态。

人家团支书倒是“嘿嘿”一笑：“老师，你也发现啦？”

“这个，好，甚好！”鄙人颇有窘态。

“报告老师：这个学期，我们好几个女生都去做了双眼皮。我这趟预约了一个多月才轮到呢！”文艺委员举手发言，“你去的那间人满为患，我这间韩式医院上午去下午就搞定了。”“现在这种小手术技术成熟恢复快，效果比用双眼皮贴好很多，还没有做的同学快去预约啦！”

一石激起千层浪，双眼皮的话题将众女生之谈兴撩起，一扫数分钟前探讨期末工作之沉寂之态。

由此引出的话题延伸至箍牙，未曾料亦是响应者众，仿佛三五人之中便有一个箍牙的。

“我下个星期还要去拔两颗牙！上次拔的那处还在隐隐作痛。”“没错，我现在牙疼得面包都咬不动！”“医生说整个疗程长达四年，我这大学生活唯有和书卷青灯及牙箍相伴矣。”女生们讲得花容失色，个中艰辛溢于言表，种种之煎熬听得诸位男生与鄙人倒吸凉气。

由此班会场面严重失控了。“咳咳！”我清嗓数声，试图力挽狂澜、将脱缰的话题收回来：“鄙人对诸位爱美之心深表赞同，但一切应以学业为重，耗时伤财以期金玉其外，似有不妥。殊不知：美姿无终极，岁月忽蹉跎。况且自然美岂不妙哉？”

话音未落，齐刷刷立起数位，以示抗议：“先生泥古不化乎！谁言爱美必误读书功？我道塑颜有助展宏图。殊不知：内外兼修方能交友求职无往不利。况且矫齿实乃健康之举、拜医学进步之赐也。我等谨记得：爱美需有度，求知复无尽。”

“此言甚是！”见得鄙人颔首赞许，教室里笑成一片，为青春与独立欢呼。

我的“146专车”

周凤宝

我家住在鲁班路卢浦大桥下面的小区，门口是八辆公交车的终点站，出行很是方便。但对我来说，最为便捷的还要算146路公交车，我每天到学校上下班、双休日外出购物都离不开它。146路已经伴我走过了十一个春夏秋冬，就像是我的“专车”，我十分依赖它、感谢它！

146路公交车起点是卢浦大桥，终点也是卢浦大桥，行程分“里圈”和“外圈”两条线路。146路不仅是我的“专车”，也是附近各小区居民的“专车”，因为它把周边的十几所中小学及幼儿园都串联了起来，还把瑞金医院、东南医院、打浦桥地段医院、徐汇区中心医院、香山中医院、第九人民医院乃至各社区的医疗服务中心及附近的几个菜场、农贸市场等，也像一颗颗珍珠串在了一起。用大家的话来说：“146路就是我们学生的校车、家长的包车、老师们的班车、居民们的专车啊！”

七夕会 赏心乐事

我每天坐146路上下班，与146路的驾驶员熟得像亲人一样。前年春节前的一天晚上，我在厨房间擦玻璃窗不慎摔下来受了伤，要去瑞金医院挂急诊。不巧的是家里没人，只好自己慢慢走到146路终点站。那位年轻司机看我走路有点困难便询问我：“你怎么啦？”我告诉他摔伤的经过，他看我坐稳后才启动车子。等到我在瑞金医院急诊室看完病，步履艰难地走到医院门口的车站时，开来的146路车正好又是那位年轻司机。他很关切地问我：“急诊结果怎样？”我告诉他：“医生看X光片子诊断是尾椎骨骨裂……”他安慰我说：“那就好好休息一段时间！”当车子快开到鲁班路终点站时，没想到司机把车开在我家小区门口就停了下来，先让我慢慢下了车，然后再开往终点站。这让我少走了几十米的路，少受了十来分钟的痛苦，我真是非常感激这位年轻的司机。他不愧是乘客的贴心人啊！

2010年举办上海世博会的时候，我曾接待了六批以前一起在黑龙江北大荒务农的老知青。我带着他们观赏家门口的世博会各个展馆；陪他们登上卢浦大桥一览黄浦江两岸的壮丽景色；去南园公园和这里的滨江绿地赏花踏青；还领着他们坐146路公交车到打浦桥“日月光中心”、“田子坊”观光、游览、品美食；再上146路车到思南路下车，带着他们参观“团中央旧址”、“孙中山纪念馆”、“周公馆”、“韬奋纪念馆”、“新天地”、“一大会址”；在“复兴公园”、“太平桥湖滨公园”等地我们拍照留影，共享四十年来别后的珍贵友情和上海繁荣昌盛的美好风光。146路带我们一路穿行，又成了我们的“观光旅游车”！

这么多年来，146路“专车”伴随我风里来雨里去，给我许多便利、平添许多乐趣。衷心祝愿146路的全体驾驶员平安行驶、快乐幸福！

今宵灯谜

俞 涌

十年霜刃未曾试

（四字银行用语）

昨日谜面：二人相会明月下（字一）

谜底：昊